

宗教和新自由主義多元化策略交彙之處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最近，明尼蘇達州的哈姆林大學（Hamline University）解雇了一名藝術史兼職講師，因為她在課堂上展示了先知穆罕默德的畫作。14 世紀伊朗的一位穆斯林統治者在允許此類描繪的背景下委託其他穆斯林創作這幅度誠的畫作。在引發爭議的課程之前，教師非常小心地提供該畫作具體背景，並允許學生擁有不查看該畫作的權利。

但上下文和她的意圖似乎並不重要。在一名學生投訴後，該大學負責包容性卓越的副校長宣布這一事件“不可否認是不體貼、不尊重和伊斯蘭恐懼症”，並宣布不會續簽該教師的合約。美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CAIR）明尼蘇達州分會的一名代表稱該事件是「伊斯蘭恐懼症」和「侮辱行為」。正如 Hamline 穆斯林學生協會的一名成員所說，「Hamline 教導我們，意圖無關緊要；影響才是最重要的。」

關於對先知的描述的爭議是家常便飯，但 Hamline 案可能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將一種伊斯蘭聖像崇拜與新自由主義大學的邏輯及其管理多樣性的嘗試結合在一起。與一場不同的早期重要爭論相比，揭示了這些動態。

美國最高法院北牆上的楣板描繪了穆罕默德右手揮舞著彎刀，左手緊抓著古蘭經。豎立於 1931 年的楣板在 1997 年成為爭議的主題，當時由 CAIR 領導的穆斯林團體聯盟要求將其拆除。

最高法院拒絕了這一請求，指出先知的雕塑是「一種出於善意的嘗試，以紀念穆罕默德。」將他與摩西和孔子等其他偉大的歷史「立法者」一起納入，本意是一種包容的姿態。其他美國穆斯林從一開始就認識到了這一點。美國穆斯林委員會的執行董事稱這種描述是一種榮譽，並堅持認為「你必須在歷史背景下看待它。」

最終，著名伊斯蘭學者 Taha Jabir al-Alwani 就此事尋求裁決（fatwa）。Al-Alwani 擁有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的伊斯蘭法學博士學位，該大學是世界上最受推崇的遜尼派伊斯蘭學府之一，al-Alwani 在沙烏地阿拉伯的一所伊斯蘭大學任教了十年。

伊斯蘭教法學中的一個主要原則認為，行為應該根據意圖來判斷

(阿拉伯語，al-umur bi-maqasidiha)，這源於一個著名的聖訓或預言的說法，即「行為是根據意圖」(inna ma al-a'mal bi-l-niyyat)。事實上，「意圖」(niyya)在伊斯蘭教中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例如，正確的意圖先於伊斯蘭教的所有禮拜行為。它是區分儀式沐浴表演的基本標誌，例如，簡單地清洗自己。

因此，al-Alwani 不僅考慮了影響，還考慮了描繪的背景和意圖。在他長達 28 頁的回應中，al-Alwani 宣布該描述是允許的，稱其為「積極的姿態」。除了從《古蘭經》和《聖訓》(遜尼派伊斯蘭教法的文本來源)中汲取更多技術理由外，他還強調了西方文化賦予圖形表達的積極價值以及楣板背後包容性信息的重要性，並得出結論認為它「應該得到」美國穆斯林的欣賞與感激。

Al-Alwani 在哈姆林大學贊助的《法律與宗教雜誌》上發表了他的裁決。在裁決之後，CAIR 表示他們認為此事已經結束。

我們是如何從用意圖來判斷行為到「意圖無關緊要」的？

顯然，從 1997 年到 2022 年底發生了很大變化。最明顯的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襲擊以及隨後的美國反恐運動之後伊斯蘭恐懼症的加劇。

2005 年引發世界各地抗議的丹麥卡通爭議以及 2015 年巴黎查理周刊辦公室槍擊事件進一步加劇了緊張局勢。在這些事件發生後，廣泛流傳的報導聲稱伊斯蘭教禁止對先知的任何描繪。記者對這些案件進行了構想，就好像對先知的任何描述都足以冒犯穆斯林一樣。但是，那些以波斯或土耳其穆斯林製作的穆罕默德虔誠肖像為特色的伊斯蘭藝術收藏品的西方博物館，沒有一家成為抗議或譴責的目標。關鍵背景經常被排除在故事之外：激發抗議和恐怖襲擊的漫畫專門用於嘲笑和侮辱。他們用頭巾來描繪先知，或者裸露生殖器的裸體。

關於這些爭議的報導缺乏細微差別很快就會被伊斯蘭當局自己接受。從歷史上看，伊斯蘭傳統在描繪先知的問題上包含了多種多樣的立場，包括接受和禁止。但是，正如伊斯蘭藝術史學家克里斯蒂安·格魯伯 (Christiane Gruber) 所描述的那樣，卡通爭議導致遜尼派伊斯蘭教對聖像主義的法律推理變得更加僵化。對背景和意圖的考慮讓位於新法特瓦，對所有對先知的描述——甚至是穆斯林虔誠的描述——

—進行全面譴責。

但伊斯蘭思想的這些最新發展只是 Hamline 發生的故事的一部分。同樣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金融危機和新自由主義管理的興起以及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行業。

多年來，美國高等教育一直處於危機之中。旨在保護教師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終身教職制度已被一種新自由主義的成本節約策略所侵蝕，這種策略有利於不穩定的兼職工作，而不是固定教師。1969 年，只有 22% 的美國教職員工沒有獲得終身教職或正在獲得終身教職。今天，超過 50% 的教職員工是兼職教員，75% 的教職員工沒有獲得終身教職。Hamline 也不例外，其 56% 的教職員工不屬於終身教職。

如果在 Hamline 被指控患有伊斯蘭恐懼症的兼職人員獲得了終身教職，或者至少處於終身教職軌道上，她就不會那麼容易被解僱。

此外，入學率下降、行政工資飆升和國家支持減少給高等教育機構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大流行只會加劇這些問題，而像哈姆林這樣規模較小的學院和大學尤其掙扎。由於 Hamline 的淨現金流在 2011-15 年下降了 77%，該大學在 2012 年幾乎翻了一番債務，建造了一個價值 3600 萬美元的大學中心以吸引學生。2016 年，信用評級公司穆迪將 Hamline 的債券評級下調至最低投資級別。面對不斷減少的入學率和保留率，這所以學費為主導的大學現在面臨著讓學生開心的壓力。

大學採取了一系列策略來確保學生繼續入學並繼續在學費和校園生活上花錢。其中之一是校園多樣性的管理方法。在許多校園裡，對多樣性的關注可以追溯到民權運動時代，甚至更早。但在過去二十年裡，正式的 DEI 辦公室大多在大學設立，在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謀殺後全國範圍內的抗議活動之後，他們的預算在 2020 年激增。

DEI 專業最初是工作場所多元化培訓，旨在保護公司免受代價高昂的歧視訴訟，如今它扮演著類似的角色。因此，它不足以細微地解決學生在大學校園和其他地方可能面臨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伊斯蘭恐懼症和其他真正的挑戰。DEI 辦公室傾向於通過現成的響應

將復雜問題簡化為可管理的問題。例如，意圖（混亂的、主觀的）不如影響（客觀的、可衡量的）重要的想法在企業人資和 DEI 的世界中得到了熱烈的擁抱，他們已經沉迷於「影響因子」等可量化指標。

像 DEI 辦公室這樣的機構並沒有改善整體校園氛圍，而是最終培養了學生的脆弱性——他們需要做的事情才能證明他們繼續存在和獲得資助是合理的。學生越容易被冒犯，大學就越需要一個資金雄厚的 DEI 項目來管理他們。這種惡性循環在全國各地的大學校園上演。事實上，哈姆林的穆斯林學生與其他大學的非穆斯林學生很相似。他們聲稱自己是消費者，並在對他們收到的服務不滿意時要求與經理交談。

隨著大學越來越像企業一樣運作，這種客戶服務精神已經盛行。最終，DEI 是一種管理策略，這體現在大學巧妙地將其「客戶」（憤怒的學生）與其「員工」（兼職講師）對立起來，將衝突從「管理」（行政部門）轉移開來。在過去的幾年裡，獨裁的穆斯林國家在激起對國際卡通般爭議的憤怒以轉移其公民國內需求的注意力方面也發現了類似的效用。

然而，儘管這種策略可能在短期內安撫了 Hamline 大學受到冒犯的學生，但它只會破壞該大學作為學術機構的地位，並可能影響其本已不穩定的財務狀況。言論自由監管機構 FIRE 已就哈姆林大學對該事件的處理方式向 Hamline 的認證機構提出正式投訴。甚至 DEI 的做法也會很快成為問題：在支持 Hamline 處理事件的新聞發布會上，CAIR 的明尼蘇達州分部聲稱，講師在展示先知畫作之前的警告——用 DEI 術語來說是「內容警告」——本身就構成了「傷害」。

隨著大學失去使命感和目標感，以及像 DEI 官員這樣的管理人員隊伍與教職員工的比例越來越不成比例，很難責怪學生不把校園視為學習和知識的空間，一個地方可以討論想法的地方。

這是當代伊斯蘭思想和新自由主義管理交彙的紐帶。權衡上下文和解析意圖的雜亂事務被簡化，有利於更容易導航和控制的黑白絕對主義。迷失平衡當然是深入思考的集體責任。

撰稿人/譯稿人：Alexander Jabbari/ Eileen Tsai

資料來源：2023 年 1 月 12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here-religion-and-neoliberal-diversity-](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here-religion-and-neoliberal-diversity-tactics-converge)

[tactics-converge](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here-religion-and-neoliberal-diversity-tactics-converge)

